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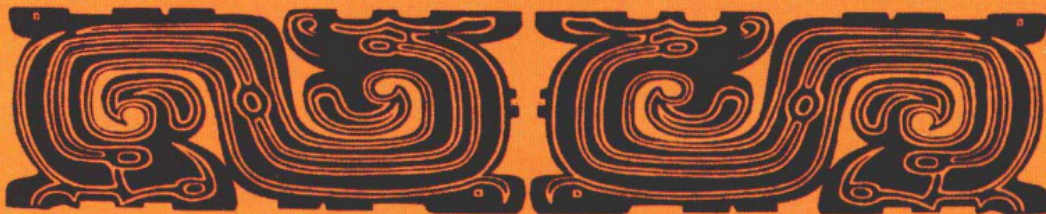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一五〇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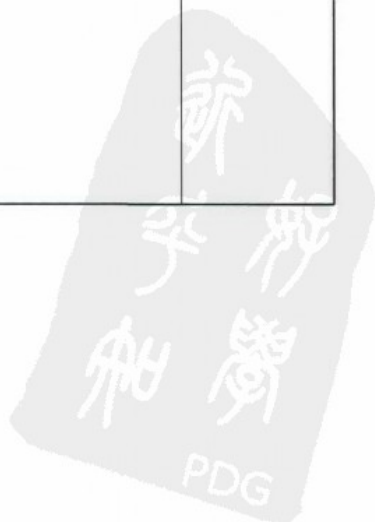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儒林史傳

第五十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八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目 錄

皇朝道學名臣言行外錄續	宋・李幼武編撰		一
元儒攷略	明・馮從吾撰		一一三
明儒言行錄	清・沈佳撰		二〇五



皇朝道學名臣言行外錄卷第十三

呂祖謙

東萊先生成公

字伯恭，先河東人，後徙壽春。六世祖申國文靖公自壽春徙開封，今爲開封人。以祖致仕恩，補將仕郎，登隆興元年進士第，又中宏詞，任南外睦宗院宗教。丁母憂，免喪，除太學博，召試館職，除祕書正字。丁父憂，免喪，主管台州崇道觀，召爲祕書郎，兼國史編修，遷著作，再遷大著，兼禮郎。冬，以疾去職。先是，奉詔編類皇朝文鑑，至是書成，除直閣，主管武夷冲佑觀。病間，除著作郎，不就。添差浙東帥議，亦不就。主管明道宮。淳熙八年七月終，年四十五。



儒藏

嘉泰八年賜諡。

公之文學術業本於天資習於家庭稽諸中原文獻之所傳博諸四方師友之所講融液無所偏滯晚雖卧疾其任重道遠之意達於家政纖悉委曲皆可爲後法。

史說曰史有二體編年之體始於左氏紀傳之體始於司馬遷其後如班范陳壽之徒紀傳之體常不絕至於編年之體無有能續之者溫公作通鑑正欲續左氏左氏之傳終云智伯貪而愎故韓魏起而亡之左氏終於此故通鑑始於此然編年與紀傳互有得失論一時之事紀傳不如編年論一人之終始編年不如紀傳要之二者皆不可廢韓魏之事溫公論之詳矣今當論看通鑑之法昔陳瑩中嘗謂通鑑如藥山隨取隨得然雖有是藥山又須會採若不

能採則不過博聞強記而已。壺邱子問於列子曰：子好遊乎？列子曰：人之所遊，觀其所見；我之所遊，觀其所愛。此可取以爲看史之法。大抵看史，見治則以爲治，見亂則以爲亂；見一事則止知一事，何取？觀史如身在其中，見事之利害、時之禍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當作何處之？如此觀史，學問亦可以進，智識亦可以高，方爲有益。

讀史先看統體，合一代綱紀風俗，消長治亂，觀之。如秦之暴虐，漢之寬大，皆其統體也。其偏勝及流弊處，皆當考。復須識一君之統體，如文帝之寬、宣帝之嚴之類。統體蓋爲大綱，如一代統體在寬，雖有一兩君稍嚴，不害其爲寬；一君統體在嚴，雖有一兩事稍寬，不害其爲嚴。讀史自以意會之可也。至於戰國三分之時，既有天下之統體，復有一國

之統體觀之亦如前例。大要先識一代統體然後就其中看一國之統體二者常相關也。既識統體須看機括。國之所以盛衰事之所以成敗人之所以邪正於幾微萌芽察其所以然是謂機括。

讀史既不可隨其成敗以爲是非又不可輕立意見易出議論。須揆之以理體之以身平心熟看參會積累經歷諳練然後時勢事情漸可識別。

與張敬夫書略曰從前病痛良以嗜慾粗薄故却欠克治經歷之功思慮稍少故却欠操存澄定之力積蓄未厚而發用太遽涵泳不足而談說有餘。

與晦翁書曰學者須是專心致志絕慮一源凝聚停滯方始收拾得上。

晦翁致書曰、承喻整頓收斂則入於着力、從容游泳又墮於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然程子嘗曰、亦須且自此去、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當且就整頓收斂處着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即成病耳。

又曰、承喻所疑別紙求教。然其病在於略知道體之渾然無所不具、而不知渾然無所不具之中、精粗本末、賓主內外、蓋有不可以毫髮差者、是以其言常喜合而惡離、却不知雖文理密察、縷析毫分、而不害乎本體之渾然也。先生荅曰、所喻誠爲至論。

晦翁再書曰、所喻講學克己之功、裒多益寡、政得恰好。然此二事各是一件工夫、學者於此須是無所不用其極、然後足目俱到、無偏倚之患。若如來喻、便有好仁不好學之蔽。

矣。且中庸言學問思辨而後繼之以篤行。程子於涵養進學亦兩言之。皆未嘗以此包彼而有所偏廢也。先生荅曰。所喻致知克己不可偏甚善。前此多見友朋每校量義理而於踐履處多不檢點。故發衷多益寡之論。然要如來喻乃完粹耳。

再書曰。杜門進學。所造想日深。所謂凝聚收斂是大題目。此不易之論。乃工夫根本。

又曰。伯恭嘗言道理無窮。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此至論也。

贊其畫像曰。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祕。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踰於中人。衣冠不詭於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



之而莫睹其躅。矧是丹青孰形心曲。惟嘗見之者於此而復見之焉。則不但遺編之可續而已。

哭之曰。天降割于斯文。何其酷耶。徃歲已奪吾敬夫。伯恭胡爲又至於不淑耶。道學將誰使之振。君德將誰使之復。後生將誰使之誨。斯民將誰使之福耶。經說將誰使之繼。事記將誰使之續耶。若我之愚。則病將孰爲之箴。而過將孰爲之督耶。然則伯恭之亡。曷爲而不使我失聲而驚呼。號天而慟哭耶。嗚呼。伯恭有蒼龜之智。而處之若愚。有河漢之辨。而守之若訥。曾有雲夢之富。而不以自多。詞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出。此固今之所難。而未足以議兄之髣髴也。若乃孝友絕人。而勉勵如弗及。恬淡寡欲。而持守不少懈。盡言以納忠。而羞爲訐。秉義以飭躬。而恥爲介。是則古

之君子尚或難之。而吾伯恭猶歛然而未肯以自大也。蓋其德宇寬洪、識量閎廓、既海納而川停、豈澄清而撓濁、矧涵濡於先訓、紹文獻於故家、又隆師而親友、極探討之幽遐。所以稟之既厚而養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粹、宜所立之甚高、亦無求而不備。故其講道於家、則時雨之化、進位于朝、則鴻羽之儀。造辟陳謨、則宣公獨御之對、承詔奏篇、則右尹祈招之詩。上方虛心而聽納、衆亦注目其敷施。何遭時之不遂、遽縈疾而言歸。慨一卧以三年、尚左圖而右書。間逍遙以曳杖、恍沂上之風雩。衆咸喜其有瘳、冀卒攄其素蘊。不則傳道以著書、抑亦後來之程準。何此望之難必、奄一夕而長終。增有邦之殄瘁、極吾黨之哀恫。嗚呼哀哉。我實無似、兄辱與遊、講摩深切、情義綢繆。粵前日之枉

書尚粲然其手筆。始言沈痼之難除。猶幸死期之未即。中語簡編之次第。卒誇草樹之深幽。謂昔騰牋而有約。盡今命駕以來遊。欣此旨之可懷。慄計車而偕至。考日月之幾何。不旦莫之三四。嗚呼伯恭而遽死耶。吾道之衰。乃至此耶。云云。

文監編得泛然。亦見得近代之文。如沈存中律歷一篇。說渾天亦好。

文鑑編康節詩。不知怎生地。那天向一中分造化。又從心上起經綸底詩。却不編入。

讀文鑑曰。詩好底都不在上面。把作好句法。又無好句法。把作好意思。又無好意思。把作勸戒。又無勸戒。

觀先生病中日記。其繙閱論著。固不以一日爲懈。至於氣候。

之暄涼草木之榮悴亦必謹焉則其察物內省蓋有非血氣所能移者矣此來不復見伯恭固爲深恨然於此得窺其學力之所至以自警省則吾伯恭之不亡者其誨我亦諄諄矣日記跋

向見說左氏之書極爲詳博然遣詞命意亦頗傷巧矣。

博雜極害事。伯恭日前只向雜博處用功却於要約處不曾子細研究如閫範之作旨意極佳。

伯恭天姿溫厚故其論平恕委曲之意多。

伯恭義理太多傷巧未免杜撰。

伯恭聰明看義理不子細向嘗與校程易到噬嗑卦和而且治處一本作和而且洽字據治字於理爲是他硬執要作洽字和已有洽意更下洽字不得緣他先讀史多所以看

麓了眼。讀書須是先經爲本而後讀史。

問東萊之學曰伯恭於史分外子細於經却不甚理會。嘗有人問他忠恕楊氏侯氏之說孰是他却說公如何恁地不會看文字。這個都好。看來他要說爲人謀而不盡心爲忠傷人害物爲恕。恁地時方說不是。門人曰他是相戲。浙間一種史學故恁地。曰史學甚易只是見得淺。

伯恭之學大槩尊史記不然則與陳同父說不合。同父之學止是如此。

其學合陳君舉陳同父二人之學問而一之。

永嘉之學理會制度偏攷究其小小者惟君舉爲有所長。若正則則渙無統紀。同父則談論古今說王說霸。伯恭則兼君舉同父之所長。

伯恭講論甚好，但每事要鵠圖說作一塊，又生怕人說異端俗學之非，護蘇氏尤力，以爲爭校是非，不如斂藏持養。

伯恭無恙時，愛說史學，身後爲後生輩糊塗說出一般惡口。小家議論，賤王尊伯，謀利計功，更不可聽。

向見伯恭說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閑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爲變化氣質法。

伯恭舊時性極褊，後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有省，遂如此好。並晦翁語。

呂祖謙

張栻

南軒先生宣公

字敬夫、魏國忠獻公之嗣子。蔭補承務郎。紹興間，忠獻出督，奏公充機宜。以軍事入見，上異之，除直祕閣。丁父憂，服喪長沙。會盜起郴桂，帥守劉公珙時問籌策，還朝，極言公學行志業，除撫州守。未行，改嚴州。召爲吏部員外郎，未幾，兼侍講，尋除左司員外郎，守袁州。淳熙改元，公家居累年。上念公，除禁職，守靜江，經略治聞，詔特轉承事郎，進直寶文閣，再任。五年，除祕閣脩撰，湖北運副，即知江陵，帥本路。求閑未得，而病革且死，猶手草遺表，寫畢而絕。比詔下，除右文殿脩撰，提舉武夷冲佑觀，則已不及拜矣。淳熙七年二月也，享年四十有八。嘉泰八年，賜謚。